



兴业矿业上半年 预亏损 1.7—2 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7月15日,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矿业”)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根据业绩预告,2020年上半年,兴业矿业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2亿元,同比下降117.83%—156.27%,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0.0925—0.1089元/股。

对于亏损原因,兴业矿业解释称,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各子公司复工时间延迟,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减少,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下降。此外,兴业矿业与西藏鹏熙投资有限公司针对昆明市东川区铜都矿业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事宜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及履行产生争议而导致诉讼纠纷。今年4月30日,兴业矿业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云01民初2672号)。5月10日,兴业矿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关于本案二审开庭时间的通知。兴业矿业根据一审判决结果确认5710.28万元的预计负债。

值得注意的是,兴业矿业控股股东兴业集团所持公司约5.56亿股股份已全部被冻结,被冻结股份数占公司总股份数比例为30.27%。

德创环保遭多股东 减持股份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7月15日,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德创环保”)发布《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根据公告内容,德创环保股东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德能防火”)和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德创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

据透露,本次减持前,德能防火和德创投资合计持有德创环保无限售流通股9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01%。其中,德能防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89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38%;德创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3%,上述股份均为IPO前取得。德能防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0.25万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0.84%,减持总金额1396.05万元;德创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33.75万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1.16%,减持总金额1943.63万元。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完成后,德能防火持有公司股份变为8794.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3.54%;德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变为701.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3.47%。

国轩高科被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7月15日,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轩高科”)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对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0〕60号)。

根据公告内容,国轩高科存在四项违规行为:一是2018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国轩控股集团、合肥融国际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4笔合计1.4亿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国轩高科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亦未在《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如实披露。二是2019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国轩与控股股东珠海国轩发生1笔4000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三是公司在2018年度未按规定程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涉及金额5000万元,且未在2018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上述情况。四是公司2019年度的净利润比2018年度下降91.75%,但未在2020年1月31日前披露2019年度业绩预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江苏监管局对国轩高科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自2019年以来,陆续买入纳川股份、兴蓉环境等12家公司股权,其中多为水务上市公司;今年以来,继续对多家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三峡系”急扩水务“朋友圈”为哪般?

■本报记者 李玲

“三峡系”在资本市场有了新动作。

7月14日,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创业环保”)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将向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峡资本”)、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市政投资公司”)共3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18亿元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

作为三峡集团旗下重要全资子公司和专业化投资机构,长江环保集团及三峡资本在资本市场一直动作不断。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三峡系”就接连买入、增持纳川股份、兴蓉环境、上海环境、北控水务等环保企业股份。

一系列资本运作背后,“三峡系”在下着怎样“一盘大棋”?

斥资16亿“牵手”创业环保

资料显示,创业环保是天津城投集团下属环境水务公司,也是中国首家以污水处理为主业的A、H股上市公司,拥有国内成熟的水务项目运营经验以及实力强大的研发中心和研发团队,在生物除臭、生物菌制剂、污泥处理、工业废水方面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目前已在长江经济带7个省份投资水务项目,是开展长江大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方。

长江环保集团则是三峡集团开展长江大保护工作的实施主体,在长江经济带拥有大量的污水处理项目。

根据创业环保披露的信息,本次股份发行价格为5.5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市政投资公司分别认购约1.798亿股、1.079亿股、0.359亿股,认购金额分别为10亿元、6亿元、2亿元,“三峡系”认购金额达16亿元,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

创业环保称,此次引进战略投

资者是基于企业经营战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三峡系”将在符合各自标准和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共同开发长江经济带环保市场,切实推进“长江大保护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将有效借助战略投资者的产业背景、市场渠道等资源优势,积极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共抓‘长江大保护计划’,继续秉承‘还碧水于世界,送清新于人间’的企业愿景,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综合环境服务。”创业环保表示。

耗资上千亿的长江大保护

近年来,环保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沿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保护,国家尤为重视。2016年以来,国家多次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7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批示指出,目前在长江沿线三峡集团是最具经济实力的央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大保护任务十分繁重,亟需三峡集团发挥骨干、主力作用。

2018年12月13日,长江环保集团在武汉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亿元,作为三峡集团开展长江大保护工作的核心实施主体。此后,“三峡系”便在资本市场开启了疯狂“扫货”模式。

据三峡集团透露,截至2019年底,共抓长江大保护已全面铺开,已落地项目投资总额408亿元,九江、宜昌、芜湖、岳阳等四个试点城市先行先试工作全面展开,37个子项正抓紧建设。第二批12个合作市县全部完成对接,其中重庆、武汉区域取得重要进展,重庆区域初步明确范围、建设节点和目标,匡算总投资超过400亿元。武汉区域积极推进“一湖一河一系统一新城一生态综合体”和“资本+”模式,匡算总投资超过600亿元;正在推进和规划中的项目投资匡算总额超过1850亿元。

为了助力长江大保护顺利实施,三峡集团牵头设立了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长江大保护专项资金。其中,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由国家发改委与三峡集团共同发起设立,首期规模200亿元,未来计划形成千亿元规模。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景三撰文表示,目前长江流域磷污染成为制约水质改善的主要因素,农业源排放量占比高,而工业源入河对水体的影响更直接,且化工围江、航运污染风险引起广泛关注。未来长江水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仍有诸多挑战。

狂揽诸多环保上市公司股份的“三峡系”,如何发挥集聚优势,保障长江水生态安全?本报将持续关注。

狂揽水务上市公司股份

事实上,今年以来,“三峡系”在资本市场频频出手。

今年1月23日,长江环保集团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增持纳川股份无限售流通股24.32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2%。此后的几个月内,长江环保集团又连续进行了6次增持,增持总股份比例为4.98%。此外,纳川股份股东睿汇海纳将其持有的公司516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转让给三峡资本。转让价格为4.07元/股,转让价款合计2.1亿元。截至目前,纳川股份第二、三大股东均属“三峡系”,二者合计持股比例为15%。

同样被多次增持股份的还有兴蓉环境。

今年2月19日,长江环保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兴蓉环境无限售流通股1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晋升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此后,2月21日至6月23日期间,“三峡系”继续通过二级市场集中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约1.4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目前,“三峡系”合计持有兴蓉环境10%的股份,已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三峡系”今年还连续增持了上海环境、北控水务等多家上市公司。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早在2019年,“三峡系”就已陆续买入纳川股份、兴蓉环境、洪城水业、武汉控股、

国祯环保、福能股份、旺能环境、浦华水务、川投能源、广州发展、国投电力、北控水务等12家上市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股权。

从目前已揽入的上市公司来看,“三峡系”所投资的企业多数涉及水环境治理业务。以北控水务为例,作为北京控股集团旗下专注于水资源循环利用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旗舰企业,其全产业链运作成熟,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龙头企业。

“从三峡系的股权投资方向上可以看出,它主攻水务板块,主要的方式是采取公司股权与项目兼投的形式,更加聚焦水及水生态环保领域。”华西证券环保公用行业首席分析师晏溶指出。

神雾环保退市启示录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7月14日,神雾环保进入退市整理期。由于4月24日—5月27日,神雾环保收盘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根据深交所规则,神雾环保被终止上市。

“神雾系”另一家上市企业*ST节能情况也不乐观。截至目前,*ST节能已经连续10个交易日股价在1元以下。

曾经,被称为“神雾双雄”的神雾环保和*ST节能风光一时。作为环保技术领军企业,其实控人吴道洪靠技术起家,打下一片江山。曾经神雾环保,*ST节能股价飙升5倍、8倍,市值最高时达379亿元、287亿元。

转折点在2017年,因被疑存在关联交易,神雾环保经营业绩急转直下,吴道洪在人们口中也从“博士”变为“骗子”。随后,重组终止、债务违约、百项诉讼、被证监会调查、项目停工等问题接踵而来。

不过3年,神雾双雄陨落,吴道洪商场失利。

研发、经营难兼顾

神雾环保由吴道洪创立。不管是核心技术,还是商业模式,吴道洪一直是神雾环保的“主心骨”。

和其他上市公司高管不同,除了企业家的名头外,吴道洪在科研领域也是名声在外——199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专业并获博士学位,1995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获国家专利27项,任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节能项目评审专家组组长……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吴道洪的科研成果及其博士学位尤为醒目。技术出身无疑助力了吴道洪开启神雾双雄的传奇。

追溯至学生时代,吴道洪一直致力于研究燃烧与雾化技术。还是学生的他发现了该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巨大潜力,不仅可以节能降耗,还能助力减排。当时很少人关注到这一市场,这让吴道洪看见了商机。

1996年,博士后研究结束后,吴道洪并没有继续他的科研之路,而是以其自主研发的烧嘴式蓄热技术为基础,开起了公司,为耗能较大的企业推销节能技术。邯郸钢铁成为其首个客户,经过改造,工业炉平均节能率提高了30%。

开局小有成就,此后神雾环保快速发展,不仅顺利融资,还先后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华福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冶金设计院等专业设计企业,实力进一步加强。

2014年,通过并购重组,神雾环保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ST节能也借壳上市。此后神雾系发展势头迅猛,股价飙升。然而,前期的快速发展,也给神雾环保埋下了隐患。其重点布局的工业环保项目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如果前期建设的部分项目没有回款,则会影响到后续项目的开发。

此外,随着技术研发越来越深入,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吴道洪曾表示,“不同于一、二代技术,三代技术可谓颠覆性革新,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动辄几十上百亿的项目,光靠神雾自己筹钱远远不够。”2018年,作为资产已超过250亿元、拥有9家全资子公司的神雾环保,竟被爆出拖欠员工薪水、资金流紧张。对于当时的困局,吴道洪曾明确对本报记者表示:“说白了现在就是缺钱!”

商业模式存隐患

2018年的吴道洪认为,随着公司更多项目的落地运行,技术被市场逐步认可,神雾环保的危机也将随之化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业内人士看来,神雾系的困境与吴道洪选择的商业发展模式不无关系,市场甚至戏称为“神雾模式”。

据记者了解,这是一种为高耗能企业提供设计、施工、试运行等总包工程的服务模式(下称“EPC模式”)。神雾环保以其自主研发的技术为核心,同时出资参与项

目,在施工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一模式正是市场质疑的关键。

2017年,自媒体“叶檀财经”曾发文称,神雾环保一直在利用关联交易实现业绩增长。“通过资本运作,神雾集团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神雾环保和神雾节能。集团是总指挥,旗下子公司就像一枚棋子,服从命令,关联交易。”

某投资机构分析师支持该观点,称神雾环保的关联交易市场皆知,其逻辑与市政项目BOT的工程收入类似。

而在此前专访中,吴道洪曾做出解释:“没有成功先例,甚至是首次建设项目,市场怎么去相信你?为打消业主顾虑,我们只能被动选择技术与资金同步参与,出了技术还要出部分资金,通过联合方式尽快建立示范项目。既在项目占股,又把工程拿给自己做,此番引导性投资就成了工业类PPP关联性交易。”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神雾环保是轻资产企业,技术是核心,而技术优势的发挥需要资金的支持,没有雄厚的财务实力,难以持续发展。

神雾环保出现的问题也多为资金有关。2018年,其接连爆出债务违约、仲裁诉讼、违规担保等事件。

2019年,神雾环保因违规为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及其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累计金额约10亿元,北京监管局勒令其整改并出具警示函。同时,神雾环保、神雾集团及吴道洪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资金问题呈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以技术起家的神雾系明显发展后劲不足。

2018年开始,神雾环保,*ST节能的研发投入骤降,研发人员也大幅减少。神雾双雄均在年报中表示,受资金影响,拖欠员工工资严重,造成人员大量流失,且高管变动频繁,若员工工资问题近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因核心人员流失及技术

人员流失而引发技术风险。

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神雾环保研发投入同比大幅下降82%、99%。仅2018年,神雾环保董事、监事、高管有12人离职。*ST节能更甚,不仅研发投入大减,研发人员也从2017年的超400人减少至2019年的18人。2018—2019年,*ST节能董事、监事、高管离职超30人。

此外,受资金紧张及项目方融资进度未达预期的影响,从2019年10月开始,神雾环保胜沃等重点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近两年来,为化解公司危机,吴道洪一直在找寻战略投资者,甚至不惜出让实控权。

2018年,神雾环保在公开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经向控股股东神雾集团了解,如果引战成功,因集团增资扩股的原因会导致目前实控人吴道洪博士的股权被稀释,可能导致实控权变更,但吴博士仍然是集团的重要股东之一,吴博士作为神雾技术领军人物的地位不会发生改变。”

2018年,神雾集团曾与青岛伯勒、上海图生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一年后,神雾环保却称,各方未能就相关事项达成协议,因而终止。

引资之路不顺利,诸多问题迟迟无解,也反映在神雾双雄的股价上。2018年初到2019年底,两公司股价一路从20元跌至2元以下。

按照深交所规定,退市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届满的次日交易神雾环保股票将摘牌;退市后,神雾环保将不能重新上市。

而另一神雾系成员*ST节能还在挣扎中。咨询机构深度资本认为,和债权人协商分阶段解决债务,或进行重组才有可能让*ST节能重获生机。然而,截至记者发稿,*ST节能已经连续10个交易日股价在1元以下。如果未来10个交易日,*ST节能股价无法回升至1元面值以上,或也将面临退市。

留给吴道洪的时间不多了。